

# 王船山游仙之作析论

李生龙

**提 要** 船山的游仙诗主要昭示着这样几种含义:第一,他认为道教仙境应是人们净化心灵、保全人格、提升境界之所,因而对历史上那些希望通过求仙采药以满足个人无穷欲望的秦皇汉武之流予以了无情的批判与鞭挞。第二,船山对历史上有名的方士和道教徒如徐市、郭璞、陶宏景、颜真卿等颇怀敬意,是因为宗教既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与精神寄托,也是他们与世俗分道扬镳、同暴政分庭抗礼的精神领地。第三,船山的游仙诗也表达了坚守己志、不肯同清廷合作的遗民态度。

**关键词** 游仙诗 道教 神仙

船山创作过游仙诗近 20 首、词数阙。最有代表性的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船山六十二岁时所作的《游仙诗》八首。船山的游仙之作,有周念先、全华凌<sup>①</sup>论及,因船山诗文尚无参考之注释本,其游仙之作又多隐晦曲折,用事生僻,比较难懂,所以他们都留下了较大的探讨空间。本人欲加细读析论,且尝试于难懂处略加考释以明之,以就教于高明。文本均据岳麓书社出版之《船山全书》及中华书局出版之《王船山诗文集》,不另注出。

## 一 王船山游仙诗所反映的对道教及其方术的态度

船山对道教的想法比较复杂,简单地说,他是憧憬道教神仙境界,也相信道教养生之术的。一些研究者先入为主,力图从他诗文中挖掘批判否定道教的内容,认为求仙乃虚无之事,作为唯物主义者的船山是不会相信的。其实船山对道教的认识远比我们今天的某些学者深入。关于船山对道教的态度,因另有文论述,本文不拟展开。这里只是说,历史上凡是创作游仙诗者,不管是否信仰道教、相信神仙,都会尽量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把神仙境界当作真实情境来描写,以抒发高蹈之想与超世之情,而不会借游仙诗来批判道教、否定神仙。船山的游仙之作有没有批判道教、否定神仙的内容呢?有的。他对借求仙以满足私欲确实持批判态度,对道教中的采阴补阳一类邪术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道教仙境乃人们净化心灵、保全人格、提升境界之所,因而对历史上那些希望通过求仙采药以满足个人无穷欲望的秦皇汉武之流予以了无情的批判与鞭挞,对采阴补阳之类的邪术也给予了明确的否定。

从诗歌看,船山很早就已憧憬道教神仙境界,并将之作为同纷乱无望现实相对的心灵港湾。明永历四年,即清顺治六年(己丑,1649),船山才三十岁,就作有《乐府·长歌行》:

<sup>①</sup> 周念先:《船山游仙诗浅论》,《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全华凌:《论王船山诗歌的生死主题——以悼挽诗和游仙诗为例》,《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樽桑无落景,瑶水无逝波。千岁有问津,微生遂经过。偶零玉露浆,聊弄素女蛾。不知人间秋,落叶纷已多。进酒白玉觞,侑之缓声歌。长旦无凝云,毕景皆赭霞。俯睨星火流,停欢待伊何!”按诗中所言“微生”,中华书局本《船山诗文集》以为是人名,周念先具体指实为微生高,均不可信,岳麓书社出版之《船山全书》不加表示人名的竖线,是正确的。船山诗中用“微生”一词甚多,多指短暂微渺之人生,<sup>①</sup>本诗实指船山自己。此诗之作,盖船山权衡当时形势,已厌倦永历朝内部争权,知道鲁阳挥戈天意难违,且恨人生短暂生命脆弱,故而萌生对道教仙界的向往,要借仙界的永恒来表达对人间秋风落叶、人生转瞬即逝的怅恨与超越。

像历史上很多游仙诗人一样,船山也认为道教的神仙境界乃十分圣洁之地,从而反对把求仙当作实现和满足个人私欲的途径。如《游仙诗》其一:

银阙皚精光,贝宫烂霞采。若木熬金膏,玉露垂蓓蕾。居然荣臙心,欲填贪淫海。

玉山禾未登,青鸟啼饥馁。遥遥一相谢,去云勿予浼。夙志抗九玄,期以厌珍贿。

沐浴西月清,睇发暈云暖。素魄无旁影,流霜涤微霭。别有清都情,浩劫无能改。

前十句是说仙境本来十分纯美圣洁,而一些心怀荣臙之人却把它当作一个能填满欲海的场所,结果弄得仙界五谷不登、青鸟饥馁,所以我要告别这种求仙之士,以防沾污了我高入“九玄”之夙志。所谓“九玄”,陶宏景《真诰》卷一云:“夫仰掷云轮,总轡太空,手维霄网,足陟玉庭,身升帝阙,披宝歛青。上论九玄之逸度,下纪万椿之大生。”“九玄”指帝阙,也就是仙宫。后八句是说自己所向往的是一到“清都”就能厌倦、杜绝物欲,让清亮的月光为我沐浴,让暖碇的朝云为我濯发,我将在这月清霜冷的环境中享受孤独带来的美感。这样我就获得了永恒,即使历经浩劫,也不会改变夙志。所谓“清都”,见《楚辞·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指的是仙界。

此诗通篇讲同是向往仙界,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想到仙界去满足私欲(如秦皇、汉武帝之求仙),而自己只想到仙界去永葆夙志,提升境界,净化人格,坚持理想,实现超越。

相信道教必相信方术。道教方术众多,历史上许多道士都曾辨其正邪。船山也是如此,他相信道教方术,但更看重的是道教方术所隐含的养生养德原则,对采阴补阳之类的邪术,他是予以批判否定的。《游仙诗》其二云:

剖心含大慈,剖脑藏灵剑。纵敛非世情,心迹无交歉。

玄皇启元胞<sup>②</sup>,素汞流潋滟。空宇澹无垠,微尘忍相玷!画以银河流,天街成壁壑。

① 如“词终起相谢,微生命有涯”(《拟古诗十九首》)、“微生附宫墙,下交遗勳缟”(《少傅严公起恒》)、“微生终畅遂,哀哉劳鞠育”(《种瓜词八首》其二)、“微生既孤悖,四表仍寥廓”(《送伯兄归莹已夕宿男公山庄》)、“微生岂蜗缩?夜梦常飞驶”(《送伯兄赴北雍》)、“微生一日一虚生,为惜鸿毛死亦轻”(《闻郡司马平溪郑公收复邵阳,别家兄西行,将往赴之》)等等,均指微小而短暂之人生,有时即指自己。

② 玄皇,《云笈七签》卷二五:“玄皇者,北方之上真,太玄之尊君,出入上虚,与紫精道君为友也。”元胞,《周易参同契》卷上:“阴道厌九一,浊乱弄元胞。”容字号无名氏注:“阴道者,阴元法也。一是铅精,属北方坎水,水数一。九者,汞也;汞为朱砂生,属于南方离,火数九。以焯铅精为水,投入炼汞,相和得乱,汞压在铅,铅乃蔽其汞,在铅内如子居胎,不得飞遁,被铅包包裹,或上或下,故云弄胞也。”朱元育注:“此九浅一深,采阴补阳之旁门。”见孟乃昌、孟庆轩辑编《〈周易参同契〉三十四家注释集萃》,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11页。所谓元胞即胞胎,船山诗“玄皇启元胞,素汞流潋滟”即指学仙者流入采阴补阳之法,遁入邪门。

胡然妖珥生？赤轮受污染。丰隆一默塞，壶女收光闪。青蛇不自忍，中夜喷紫焰。

剿之在须臾，迟回愧多忝。鹤发非我终，千春此遥念。

第二句所云“灵剑”，据《云笈七签》卷一百三，乃道教传说中的斩邪之剑。开头四句说自己剖心剖脑，是希望能心含救世之大慈，胸藏斩邪之灵剑。过份收敛或过于放纵都不符合人情，只有适中，内心才不会两者同时欠缺。接下来十二句是说我不像有些人那样一开始学仙就学那采阴补阳之术，结果陷入邪门歪道，污染仙界，使碧空沾尘，银河成堑，赤轮（太阳）色变，丰隆（雷神）声敛，壶女收光，青蛇喷焰。这里提到的“壶女”，《艺文类聚》卷二引《庄子》曰：阴气伏於黄泉，阳气上通於天，阴阳分争故为电，玉女投壶，天为之笑则电。”今本《庄子》无此语，该书卷十七引玉女投壶事，说出自《神异经》。这里指闪电神。

诗末“剿之在须臾，迟回愧多忝。鹤发非我终，千春此遥念”四句，意为此进入仙界的念头本来须臾之间就可割断。可我却犹豫徘徊，迟迟未能斩断对仙界的觊觎之念，实在思之带愧。那只有那仙人才有的鹤发童颜，不是我所能有的，我只能千春万岁遥望而已。这首诗是讲学仙须学正道，以慈悲为怀，斩断邪根，不可学那邪术。自己虽凡躯一具，却不愿去玷污、惊扰仙界，只能心向往之。

## 二 船山游仙诗对方士及道教信徒的讴歌

细读船山《游仙诗》可知，船山对历史上有名的方士或道教信徒如徐市、郭璞、陶宏景、颜真卿等颇怀敬意。这些人之所以值得崇敬，是因为他们或敢于以欺诈手段逃脱暴政，或虽然平生信道却心存救世之心，关键时刻能舍生取义，或既能与世逶迤又能心存超越。宗教既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与精神寄托，也是他们与世俗分道扬镳、同暴政分庭抗礼的最好武器。《游仙诗》其七这样表达对方士徐市的态度：

鲁生思蹈海，但以慢庸愚。徐翁践其言，翩然在须臾。飞涛立雪嶺，竦岛迷烟墟。

中为神皋宅，划绝咸阳都。东笑彀强弩，狂愤双鲸鱼。大泽有龙气，仙山閤灵珠。

遥遥不相接，回望为欷歔。

鲁生即鲁仲连，鲁仲连义不帝秦，宁愿蹈海而死，事见《战国策·赵策三》。船山诙谐地说，鲁仲连称蹈海而死，只不过是吓唬一下魏将辛桓衍这样的凡庸之辈，并未真正蹈海。方士徐市（徐翁）却是动真格的，秦始皇命他携五百童男童女去海外采药，他翩然而去，须臾间就一去不返。徐市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蛟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船山诗中“中为神皋宅，划绝咸阳都，东笑彀强弩，狂愤双鲸鱼”，所写即是此事。用一“东笑”，是说徐氏欺骗秦始皇，其实是欲盘踞仙岛同咸阳划界，借采药同秦始皇分道扬镳。因这一手段获得成功，徐市不得不在东方瀛海上开心大笑，讥笑秦始皇还在那里信以为真，狂愤地射杀大鲸。“大泽”句用《史记·高祖本纪》典：“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是说高祖建汉代秦，灵珠从此也就閤于仙山，深藏不出。末两句是说徐市自此远居仙山，与尘世遥遥相望，渺不相接，只能回头远望，感叹欷歔而已，可见远离尘寰也是迫不得已之事。此诗开头说鲁仲连义不

帝秦,只是从道义出发,尚未真的蹈海;而徐市却采取欺诈秦始皇的方法,真的蹈海远走仙岛,同秦始皇划界而居,断绝往来,以诙谐的笔调肯定了徐市的“狡黠”。

《游仙诗》其五讴歌了陶宏景的高迈脱俗:

句曲为神馆,羽客翫云怡。位业序真灵,仿佛明堂仪。噌宏撞鲸钟,霞裳覲帝闾。  
下苏群伦灾,上谒元皇嬉。未测清玄心,徒为下土疑。犹然簪绂志,竿牍相诡随。  
未流纷营求,酒脯相煽欺。真宰不受哂,儒冠勿见嗤。尧禹从割裂,六经饰须眉。  
发冢珠未得,金紫纷葳蕤。桥门圆横目<sup>①</sup>,白日杂魑魅。清都接人世,何庸拣妍媸。  
长笑谢姝媛,天钧无是非。

前十四句:句曲即句容,其地有茅山,为陶宏景所居。陶氏设馆茅山,恍若神仙,曾作“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以答梁武帝诏(一云答齐高帝诏),拒绝梁武帝延请,却做了“山中宰相”。陶氏是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的开创人,虽在道门,犹依礼制。曾作《真灵位业图》,叙仙人阶次,有如世俗朝廷之明堂列位,等级分明,故船山有“位业序真灵,仿佛明堂仪”之说。陶氏境界深远,下欲救群生之灾患,上欲与元始天尊同游同嬉。世人莫测其深浅,或持钓竿、或持简牍、或持酒脯来访,名为访道,实则有所营求,或有所煽动欺哄。陶氏均与之逶迤,足见其内心深远难测。后十二句转到对当世儒者之讽刺,说他们随意割裂尧舜、粉饰六经,简直像《庄子·外物》所说的鲁儒以《诗》《书》发冢。《后汉书·儒林传》说汉明帝讲经时,太学门前,儒士圜集,数以亿计,究其实也不过如大白天进入鬼域世界之妖孽魑魅。陶氏居清都仙界之中,何须分辨人之贤愚美丑,他永远含着笑拒绝世俗之所谓佳丽,“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sup>②</sup>。全诗借陶宏景以明己志,借陶氏所臻儒道合一之高远境界讥讽世俗儒生抱残守缺、割裂儒经之意显而易见。

《游仙诗》其三对郭璞和颜真卿既耽于道教又能保持忠臣义士节操更为赞赏:

郭生探月窟,旖旎试缺规。颜公沐秋仲,薜叶离枯枝。微妙不可传,下土为哀悲。  
柱下爱衰耄,乃欲守谿雌。青女铸神剑,婉孌弄灵威。伤哉一相失,终吉成参差!  
流荡桑田间,重访无端倪。玉京倘同游,将为二士嗤。来归何迟暮?春阳已后时。

郭生,颜公当指郭璞、颜真卿。船山《愚鼓词·梦授鹧鸪天》小序说:“未能为郭景纯、颜清臣耳,奚守尸之足诮?”可见把郭璞、颜真卿对举,是船山的习惯。郭璞无探月窟之记载,但月窟所指为月之归宿处,也代指仙境。《汉武帝内传》:“仰上升絳庭,下游月窟阿。”邵雍《秋怀》诗之三二:“脱衣挂扶桑,引手探月窟。”当为船山诗之出处。

首句是说,郭璞探月窟之目的,是试图用柔婉的方式把那已经缺损的月亮补圆。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第十二条《颜含辞筮》评论郭璞说:“夫郭璞有所测知于理数之化迹,而迫于求人知之,是以死于其术。苟其知性为人所不可知,则怀道以居贞,何至浮沈凶人之

① 桥门,指东汉时洛阳太学的大门及跨水的桥。《后汉书·儒林传》:“帝(指汉明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李贤注引《汉官仪》曰:“辟雍四门外有水,以节观者。门外皆有桥,观者水外,故云圜桥门也。圜,绕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6页。横目,《庄子·天地》:“夫子无意於横目之民乎?愿闻圣治。”成玄英疏:“五行之内,唯民横目。”横目即人,这里指儒士。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0页。

② 语出《庄子·齐物论》。船山《庄子解》释为:“时过事已而不知其然,则是可是,非可非,非可是,是可非,休养其大均之天,而不为天之气机所鼓,则彼此无所不可行矣。”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0页。

侧,弗能止其狂悖,而祇以自戕?无他,有所测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性之中含者也。”<sup>①</sup>意思是说郭璞深明术数,要求王敦也懂,结果为自己的术数所害。郭氏不以怀道居贞(实明哲保身之同义词)为念,所以浮沉于凶残的王敦之侧,告诉王敦天命不可违逆,却忘了他本性中包含有凶残的一面。颜真卿好道术,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八月初三日为藩镇大臣李希烈所害。王说《唐语林》卷六说他临死时要求:“老夫受箴及服药,皆有所得。若断吭,道家所忌。今赠使人一黄金带。吾死之后,但割吾他支节,为吾吭血以给之,死无所恨。”唐末五代人王仁裕《玉堂闲话》卷五甚至说颜真卿临死前“乃自作遗表、墓志、祭文,示以必死”。这些可能都属传说。船山说颜真卿“沐秋仲”,是讲他死前沐浴,也是想象之词。颜真卿死于八月,故言“秋仲”;其时已七十七岁,年纪老迈,故以“薜叶离枯枝”喻之。曾巩曾撰《抚州颜鲁公祠堂记》,文中说:“(颜鲁)公之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于理,及其奋然自立,能至于此者,盖天性然也。”<sup>②</sup>船山此诗头两句大意是说郭璞与颜真卿虽然都喜欢道术,但内心微妙难测,一旦到关键时刻,他们就能大义凛然,直至不屈而死。可见相信道术也未必就真的陷溺其中而不可拔。那些没有识见的下士不知其中奥秘,只能为他们所遭之不幸悲哀。老子作为道教之祖,吝嗇其衰耄之身,所以要讲那知雄守雌、为天下谿之类的养生之道;而传说中主管冰霜的青女却在那里铸造冰刀霜剑,温婉地玩弄她的神威,摧残着人们的肉体。可悲啊,同是研习道术,一能在关键时刻为正义献身,一为自身不死却仍然难免衰老死亡。真是一念之差,结果迥异。“玉京倘同游,将为二士嗤”,是说自己倘若与陷溺道术之徒同游,必为郭、颜二人所讪笑。玉京,道教中元始天尊所居之神山。“来归何迟暮”两句,是说自己“觉今是而昨非”,回头时已是阳春不再了。全诗表达了船山的道教观:即信奉道教而不能沉溺其中,要像郭璞、颜真卿那样信道而仍能存舍生取义之心。

有意思的是,船山既赞美道士式的洒落,又肯定屈原式的坚守,认为人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各行其道。《拟阮步兵叙怀》其三十一:

河清不可俟,俟之欲何为!仙人王子乔,孤管发凤吹。沿流循湘干,幽意以自持。

屈生沈清渊,蛟龙或见欺。冠珮不可渝,崑崙非所疑。无为望他人,俯仰相提维。

“河清”两句意为既然天下太平无望,就不必再等待什么黄河清之类的事情出现。你看那仙人王子乔独自吹着笙管循湘江而下,多么潇洒自得!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屈原沉渊之后,连蛟龙也欺侮他。然而屈原高其冠珮,独行其道,也未必就值得质疑。人生各行其道,只须独成其志而已,何必依仗他人俯仰提维。对这首诗,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游仙也好,坚守也好,都是应对无望现实的一种方式,取舍可因人而异,不必是此而非彼。

### 三 船山游仙诗中所表达的借道教坚守己志的遗民情怀

船山对道教仙境的向往和对道教徒的讴歌也是一种自我人生价值取向的反映。他本人晚年信道较深,但始终未逾越儒家的底线。像历史上许多写作游仙诗的作家一样,他也把游仙当作一种寄托。在当时天下大定、反清复明无望的背景下,道教及其仙境是他的精神避风港,也是他坚持同清廷相互对峙的精神领地,因而他的游仙诗往往透露着浓厚的遗

<sup>①</sup> 《船山全书》第10册《读通鉴论》,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84—485页。

<sup>②</sup> 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版,第294页。

民情怀。船山拟阮诗为康熙九年(庚戌 1670)五十一岁时作。其时清朝局势大定,船山对补天之事已完全失去信心,只能转向对自我生命的思考与叹息了。如《拟阮步兵叙怀》其二十三:“方壶与圆峤,相去无黍米。星河流其间,日月荡其里。孤游忘岁月,奇璨争纷诡。调良驾河车,六龙就方轨。补天西北倾,奠地东南委。清虚非久居,沈沦安足纪。”其八十:“渡海求神药,神药空传闻。偃佺各长叹,知尔非仙伦。日夕有衰老,顾念惜余辰。金风吹流波,浩瀚至海滨。一旦成决绝,伤哉如千春。”前诗说自己调好良马驾着河车进入仙界,企图补天奠地,可天地早已沉沦,只剩下一片清虚,补亦无可补,居也难久居,一切安足言说,又何足尽纪。后一首说自己有意求仙,可仙人偃佺辈知我非学仙之辈,因而我只能眼着自己日渐衰老,剩下的只能是珍惜余生。生命如秋风吹动流波,经过浩瀚的大海刹时到岸。一旦同人世决绝,也便是千春永别,令人伤感无比。这是悲叹求仙不可得,生命不可延,只能暂惜余生,坐而待亡。其十九表达了自己不顾世俗误解,希望通过隐居求仙来坚持节操的想法:“青云何徘徊,微风生荡飏。上有三青鸟,翔飞指西海。中道非所息,陵阜空崔嵬。一食玉山粒,长年不知馁。此意固有方,燕雀徒疑给。”这是以青鸟飞至西海长居玉山不与世接、不知饥馁、不顾燕雀疑给来昭示自己避居荒村,远离尘俗,置世俗之怀疑、欺瞒于不顾的孤傲品性。作于 62 岁的《游仙诗》则更加彰显了借游仙同清廷分道扬镳的遗民态度。如其四:

采药非采菽,中原无竞志。下士争虚名,谓余多离跂<sup>①</sup>。蛙怒人所哂,鹏飞鸢所恃。  
挥手碧霄中,为汝增惭恚。我有碧霞裳,殊彼纨绮制。披以吹羽笙,鸾歌遥相媚。  
迟回忽妙手,清瑟和遐思。鸣鵙喧春林,寒蛩响霜砌。时序一推迁,微吟终古閤。  
所以旁皇游,九州求高寄。

首句“采菽”典出《诗·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郑玄笺:“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无常家也,勤於德者则得之。”前四句是说,本人现已是采药老人,再也没有驰鹜中原,夺回天下的竞争之志了。可是那些不达时务的下士们,却批评我离世独立、洁身自好。“蛙怒人所哂”两句:“蛙怒”见陆游《残春无几述意》诗之二:“草长增蛙怒,花空失蝶期。”这里意为:青蛙鼓腹瞪眼,本属无心,下士却说它在发怒;大鹏飞过,也属无意,鸢鸢却对它产生嫉恨之心。“挥手”以下是说:我现在就是要高立碧空之中,挥手告别人间,让你们这些下士更增惭愧愤怒。我拥有神仙所穿的碧霞衣,跟人世间的绮罗衣是大不一样的。我身著碧霞衣吹起羽笙,远处就有鸾鸟唱着歌儿向我献媚。我迟缓地弹动着快速而奇妙的指头,又有仙人鼓着瑟发出清音与我的遐思遥相应和。春天有伯劳鸟林间尽情喧闹,秋天有蝉儿们在寒风中唱彻霜天。时序在不断变迁,我的微吟也将永久关闭。之所以还要徘徊游憩,是想在九州之中找到我可以寄寓高怀的处所。此诗的意思非常明显,它表明船山之所以相信道教仙术,实是为了寄托自己的高远情怀。

《游仙诗》其六曲折地表达了不同清廷合作的态度:

紫烟为长旆,天毕为华杠。白月流明镜,驾言游绛宫。下视周与秦,居然相并双。  
中间若丝发,清浊分鸿濛。惜彼蠕动生,白日失昭融。昧昧趋末光,劫火焉终穷?  
我生亦衰晚,独然惊世容。刀圭纷黍米,幽炼信微躬。霄路何空窅,孤游无与同。

<sup>①</sup> 《荀子·非十二子》:“忍情性,褻谄利跂。”杨倞注:“利与离同。离跂,违俗自絜之貌,谓离於物而跂足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91 页。

宝诀存云笈,寄之南飞鸿。

第十一句所云刀圭、黍米,皆道教术语,刀圭为量药之器具,喻其少;黍米,喻其微。此诗是说,我以紫烟为华盖之长旒,以毕宿为宝车之华杠,月白皓然如同明灯,我驾着车儿在仙界之绛宫遨游。从九天俯视人间,周朝与秦代居然双双并立,鸿蒙之中,其清浊之分,宛如游丝,所谓间不容发。只可惜那蠕动的群生,大白天竟有失明察。他们如飞蛾般在昏暗之中趋附微光,又怎能不陷入无穷的劫火之中?我生于衰世,独自为世人之愚昧吃惊。于是我相信起道教丹术来,以刀圭黍米之精气神暗中修炼,积而成丹。云霄上的道路多么空虚寥静,我孤身独游无人作伴。我只好把炼丹宝诀存于云笈(道家典籍)之内,将它寄与南飞之鸿雁。诗中周秦双立,乃明清两朝之比;群生趋向末光,盖讥讽变节之士趋附清廷之喻。全诗说众人不分周秦清浊,归附清廷如同群蛾趋向微光,我独遨游于九霄之外,以道术寄寓孤怀。

《游仙诗》其八则隐约地透露了自己不肯同清廷合作的深层原因:

白日不在顶,金乌翔寸丹。世人慕春暄,不知黍米寒。历历明窗尘,银芽生阑干。

大造使我生,定非泥沙抟。往者游都市,今来卧云关。持药欲赠谁?酒内耽盘桓。

青门及黄土,咫尺相交欢。虽复澹忘情,焉能已长叹!不见蛟蜃城,璀璨凭危湍。

此诗是说,太阳在微微移动,世人都只知倾慕春天的温暖,却不知它们同秋冬之寒冷只有黍米之微。明窗生尘历历在目,银芽(韭菜)已长满竹木围栏。大自然生出了我,定不会让我土木形骸。先前我曾游于都市之中,如今我独卧于云遮雾绕的山关。我手持药物想赠与何人?不过独耽于酒、独自徘徊罢了。从青门(隐居之所)到黄土(墓地),只有咫尺之隔,只有它们相与交欢罢了。虽然我再度想淡忘世情,又哪能停止长长地叹息!君不见那蛟龙、蜃贝成城的地方,虽有璀璨明珠,却都凭附在危险的湍流之中!末二句说自己想采撷明珠,却要冒极大的风险,似比喻假如趋附清廷,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我们加以指实,那就是人格与节操代价。

船山有游仙词数阙,借游仙来表达自己晚年相对平静、追求超越的心态。如[如梦令]三首(春后寒雪不已)之其二、其三:

一色花飞莺报,五色烟轻云罩。梦里屡骖鸾,只是今生未到。谁道?谁道?

只有人间春好。天酒玉童斟送,秋水小鬟低诵。今日与他生,一径琼壶花动。

非梦,非梦,波动月原不动。

这些词一看就知道是借仙家语言来写自己的现实生活与超迈心境。

(作者通讯单位:李生龙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10081)

(责任编辑 晓宁)